

清李

懋編

顏習齋先生（元）年譜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堦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堦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堦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止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尙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割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未明之士僞襲借慕而聖

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  
明天心世道所關非尠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  
鄉黨所載人或尙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  
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  
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  
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  
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  
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

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鏝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懇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子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一先生交游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甯贅勿削一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禱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恭識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李埏纂

門人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景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遂姓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風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發井因乳名曰園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媪抱乞媪隣媪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先生頂圓後一凹

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  
頰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毫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  
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肩下瘡痕如橫  
小棗核肩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  
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髮約四寸左右髯  
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  
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  
象乎 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  
借眾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 父景形貌豐  
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公關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 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  
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蠶人張宏文收爲女至是宏文  
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  
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  
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  
蒙養時卽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

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會戴藍絨晉巾二頂  
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 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  
告朱媪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  
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

不得從吳遊矣 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眾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略河間眾敗遁去乃還里 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 見斥好書知魏闢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甯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朱媪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

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 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  
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  
日役繹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嫖者盍求之  
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

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 端惠名珍字襲什蠶庠生  
幼有文名長莊慈厭蠶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  
家曰名廿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  
之亦不往及釋任公乃往謝一姻屬捕廳有訟艱包苴  
曰聞汝賣文學嫻也持渠隻字來卽免端惠笑曰必令  
嫻有進甯貸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  
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  
持心喪五月私諡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輩招筵構會從之喪品不從媒

禍且貧不能措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費盡責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泮礪初食葛糲如疾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恒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 參兩名港端謹士也 恒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初貢節高尙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遊虎邱欲有爲終累繁劇失官卒 太若少學問轟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已過也而友之 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如之夏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炳弟之燦甲申後棄家出

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馨曰吾不願生  
矣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闕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  
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 以貧爲養老  
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



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講兵法  
卽爲范公所斥其屈於遼夏辱於金元不亦宜乎先生  
初學未幾卽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  
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 名其  
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井  
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  
治編 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間也  
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

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蹟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

語一冊 漸爲人治疾

己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 抵易

訪王五修於山廩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  
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 作大盒歌略曰盒誠

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  
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  
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婆小盒歌略曰盒誠小兮  
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餚

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卻如持盈御朽素忽而千里向  
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  
熙皞嗚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  
於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羣譏笑之不  
恤也 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  
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  
日卽赴科考遂入京 寓白塔寺椒園有僧無退者大  
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

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頰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卽生父母參禪師卽受

業師今憫眾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  
力募竣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卽生父  
母破戒非卽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曰紹  
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  
曰卽生父母尙多一卽字遂破戒以盡孝眞父母宜何  
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  
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歎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奈  
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  
退南歸 設教於西五夫村徐之琇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二  
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 祁州刁非有以母壽  
托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  
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  
位顏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醫虞龔 非有名  
包祁州人舉天啟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  
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  
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闕命敦趣七書  
拒之幾及難遂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  
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龕朔望拜及卒

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訖乃拈題爲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畢嘗秘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構文好步思先生或對眾有溢語輒適讀曰願无伐善先生深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女敬公名靖共蠶庠生 通州任熙字聞先生名寄書

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字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卽已身離道僕之駑下輕誣以蕭曹卽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晃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媪劉別居東台盡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晃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



壽跪伏昏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瘳日之西  
舍事翁如常 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 作求源  
歌示門人略曰六經註腳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  
史作鑑經作鑑誠敬枯槁勿間歇去層沙壤又層泥滾  
滾源頭便在茲漑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污塵如洗卮小  
子勿驚言太遠試爲闕塞頁一番辛未年後先生追錄  
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子參雜於朱陸時所作也幾  
許虛僞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  
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  
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卽死也豈不

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  
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 聞王法乾  
焚帖括讀經投佛像於井居必衣冠率家眾朔望拜祖  
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癩先生曰士皆如此癩  
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真武化身曰此  
則无輔而癩矣乃先達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  
拜之 王子法乾名養粹齏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  
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怒於會孝怒語以道迄  
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  
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

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日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腐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雜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於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連遭妻子喪心頗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於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慊爲驗於非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周之非渠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

履絕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嚮家人不勤比皆力  
操作矣一矐死曰吾每念命蹇牛或斃天乃斃驥而不  
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  
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  
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  
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  
子曰邇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  
得易且多矣子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

禮記卷之五十五 祭義 三

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於是爲日記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揖掃祖室祖母室昏定晨省揖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耨灌園鋤蕘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

寡慾 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 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控矚披棉褐馱麥里左僕稔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

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卽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卽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卽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密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復自錄而識之曰暑月被棉馱麥食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微長不可然卽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猪膀胱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懲自勉也堪以爲此禪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

養遂岐於異端矣豈祇虛大哉 約王法乾訪孫徵君  
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卽交定興  
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磨十七歲舉鄉試居憂  
廬於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  
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釀金謀完擬  
賊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  
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訪張司空鳳翔  
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量  
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眾明清間徵聘  
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日孫徵君云 六月與王法



乾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搯  
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稟搯後輯勺歌舞儀具  
小學稽業 時往隨東村看嫁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  
必祭 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  
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 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  
遂止 往耕田行甚敬 日雞鳴夙興 二十二日妻  
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罰跪朱姐命起妻亦悔過乃起  
自勘過易怒多言 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卽正坐又  
躡履行覺卽納 定日功若遇事甯缺讀書勿缺靜坐  
與抄家禮蓋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

朱翁疾禱於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敬 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子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眾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於韜鈴嘗集廿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

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  
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豪氣清風見者  
傾倒 入蠶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於  
內勿尚發露 內子歸甯返塗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  
否朱媿云失銀花不悻何行曰失銀花小事遽廢禮大  
得失當何如命行之 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  
於記額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  
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  
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貪求富六不言淫媠戲媠  
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勳有

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思省察操存交濟  
爲功近講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 十一月四日馱棉  
之五夫市疇至朱祖墓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  
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於身安 十三日子赴考  
痘瘍慟甚猶強慰祖母及妻查禮不及下殤者以日易  
月服十二日素衣冠革纓麻履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  
廢 十四日奠告以文略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詈人  
不與羣兒鬪吾表弟三祝時與兒鬪輒引曰無然恐長  
者嘆自汝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麴白者以奉祖  
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食汝每推取粗

黑祖母強以分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自爾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誦名數歌三通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汝所欲爲者畏吾卽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卽起入人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傍鞠躬伏興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於會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 往北泗會塗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

哉正之 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靈二十一日戒廿八  
日齊朱媼率先生內子亦致齊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於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  
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  
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  
片刻躊躇 二月九日訪塋父問學先生深慕先君子  
此後入蠡城嘗謁先子先子返鄉曹家叢途去先生居  
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  
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

春華今足下與易直

先生在朱時字

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英浮者其將  
渾融乎矯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沈潛乎愚於  
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有  
及也所以異於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  
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卽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  
圭角亦聰明睿知之毫不露也卽實學之曾子追而思  
之亦惟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曾子之得於顏子深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  
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實腐學薄無能爲役謹辭

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  
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  
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卽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於時  
然後言不輕爲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  
而已又復書略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  
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  
斯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  
蓋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  
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厠踰夜聞  
輾轉或寤噫咳則問睡苦若何思何飲食比三月如一



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  
兄如父兄嘗怒而言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  
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  
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  
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闇然歿晦  
足迹不履市闕念聖學以敬爲要顏其堂曰主一慎獨  
功甚密祭必齊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乏膏火  
則然條香映而讀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值候比耦  
目光其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  
酌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

者五人刁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  
率同人私謚之曰孝懿先生 作婦人常訓三章 儘  
田卽存心於擔步 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  
輕 一日耘蒜下雜蒿苳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  
豈可任已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 王法  
乾將赴真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已中正  
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已和平與物又云良嘗往祁常  
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太凡人每如諍友在前可無大  
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心未化卽不能保不爲伯鯨有一  
分財色心未去卽不能保不爲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

卽不能保不爲亂臣賊子 會友李貞吉達先君子候  
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曾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  
君能直親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藍  
生規伐善 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是卽終身  
莫小人更無變換 一日間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  
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 王法乾批日記曰清  
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盡所長也似少簡約先生  
深納之 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 六月赴試  
易州遇朔望望拜朱翁媪 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  
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

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詰保定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於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爲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也一姪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曰吾何忍食亡姪之婦乎卒後魏一菴蓮陸立劉靜修等五賢祠耐食焉 王介祺來談經濟 自勸爲學調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歎口無妄言與耳無妄聽歎目無妄視歎足無妄走歎坐如尸歎立如齊歎事親愛而敬歎居家和而有禮歎啟蒙嚴而寬歎與人平而正歎對妻子如嚴賓歎讀書如對

聖賢歟寫字端正歟 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  
非急用禮樂書數宜學若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  
堪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啟之也 始教丙子  
讀書 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  
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  
而天下平歟 集曾子言行 有所感恩父悲愴 思  
所爲既已離俗居以渾木猶可容世而浮躁褻厲始於  
絕物終於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  
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己長 十一月晤先君  
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日教我矣 十二月往

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  
義理卽寓於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  
已是洞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  
離者先生時宗程朱皆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申  
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墓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  
起在車憑箱而起 思日記纖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  
閭室有疾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喜怒哀樂驗  
吾心者尤不可遺 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

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荊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用我者可諫議參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師亦自知耳

朱媪耳聾先生歎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豈可得乎 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當則黑白均 三月看紀效新書 四月思學者自欺之患在於以能言者爲已得 勘靜坐心有所馳目便勁闔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睫毛間乃得不即不離之妙捧按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垂簾內視矣爲先備誤乃爾不謂一轉而卽悟也 五月益日功

以詗言爲要 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卽開之 入京  
秋試拜尋遼東人求傳尋父報帖 八月凡達友書必  
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 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  
樂不能化導萬世 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於  
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於慾 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  
溪爲先聖攀按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卽宗信之亦  
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眞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 先生  
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朔日日此非所以親賢也



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晨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跽矯激之僻先生悚然觀先子學規又聞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歎息而去 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聞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卽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強是暴也非剛也 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鷺石鷺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張澍李仁美王恭已宋希廉李全美石繼搏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

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令相向拜 思得  
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 四月先君子  
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  
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已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  
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黜以悠先生書李  
晦翁王法乾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 養一朱  
族子名之曰詡言 先生每外出遇朔望丙子必望肅  
拜四先生遙答之 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 十一月  
旗人賈士珩從遊 辯性善理氣一致朱儒之論不及

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媼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  
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  
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  
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  
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葬乃具槨  
朝祖祖奠及墓觸棺號咷悶絕旣窆王法乾叱日宜奉  
主歸室堂爲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  
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  
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于

殯宮外大門內寢苦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絰思齊衰不以邊坐曰近過矣自此疲甚甯卧坐勿偏五月十五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寢地傷濕四肢生小瘍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經素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聞妻病遙問之十月一日責詔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饘致誤也時朱翁日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先生以祖母恩深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殆朱氏一老翁憐之間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

問嫁母信乃減哀時晁峻朱翁逐先生先生乃請買居  
隨東村翁許之 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  
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殺思學因悟周  
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  
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  
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襲  
而從事於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  
乎 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納一秀才主於文廟詎言用  
火香燭之一老婦隨後寤而思曰子黜主非死兆乎養  
子拈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尙遠也惟學

程日退焉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信者乎愧矣  
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爲母期定十  
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 思厲言暴色加於人  
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 十二月十五日盛奠隨朱  
翁致祭几筵以練告甚哀去負版辟領焚麻冠仍懸衰  
練衣前乃復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  
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

曰衰表心之哀痛也公之何以

名斬衰齊衰

己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善畫性圖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於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墜後并爲七圖 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曰習齋 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邊纔發出內力便已少 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見人輒言性天卽爲禪染 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益慟哭十五日除服祔主於朱氏祠 朱參兩贈聯曰

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 二十一日  
遷居隨東春祭倩晃辦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  
而念翁媪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 與王法  
乾言書數功卽治心功精粗一貫 自移居每出無所  
告反無所面卽悵然晨盥後無所謁輒悲楚乃議立父  
生主 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向之不御  
酒肉爲異端亂也 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  
米麩踰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時 三月入祁州以隻  
雞清酒哭奠刁文孝 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妻拜答  
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媪 嫁母貧時周問 曰天下



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靡東平宋瑜從遊 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弔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堦界堦遊雷溪而還 六月二十九日戌時書曰雨時之收心不敢一時之肆口大自恨 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漸學九章 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 八月爲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區田水利皆有謨畫 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之甯一無震搖豈不善乎 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

此一福不自享真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盡去此二極不自遠真極禍人矣 甲雇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卽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 十月學習冠禮 冠禮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 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莊啟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於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

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 宿賓前期一日  
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於  
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齊宿  
趨事 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以次加盛設房中  
桌上皆有覆鞞帶雜佩皆具梳櫛紒盛匣中酒餽果品  
盞箸盤席盥盤巾架瓊八條大門掛紅綵 厥明夙興  
安置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瓊置兀其後移  
梳櫛匣於此房西置筵南向筵南北各一瓊筵上列餽  
果筵西有酒尊所置壺盞盤其上堂中東布一瓊爲主  
位西向西布一瓊爲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瓊爲

贊位東之對贊者儻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  
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  
南少東布一氈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氈東  
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鞶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  
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 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爲贊  
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綵子弟迎候一茶洗塵更  
衣或路遠略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  
東向贊在賓左儻入揖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  
東西向儻立主人右儻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  
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

三讓唱同前升堂僮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僮唱拜賓  
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僮唱執事者各司  
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唱賓揖將  
冠者卽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僮唱將冠者跪贊跪其  
後爲之梳櫛合粉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 詣盥洗所  
引賓降勺水淨巾僮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  
僮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僮唱執事者進冠贊唱  
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  
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今日始加元服  
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

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儼唱冠者興贊唱賓揖  
冠者適房易禮服鞞帶儼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  
揖冠者卽席儼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 儼唱執事  
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  
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  
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  
前冠唱跪加冠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儼唱冠者興贊唱  
賓揖冠者適房易職服具雜佩職服如其祖父冠者出  
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 儼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賓降  
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

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  
贊唱行醮禮 賓揖冠者卽醮位詣醮席右南向僮唱  
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醮賓北面祝曰旨酒既  
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冠者受爵置於席僮唱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  
向答拜亦再僮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  
南向賓唱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酒授執事者盞興  
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僮唱拜贊  
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 詣  
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僮引主人降自阼階下

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  
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今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  
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  
不夙夜祇奉儼唱謝字鞠躬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  
之平身唱禮畢 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  
率冠者見於祠堂冠者從拜 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  
昆各如常儀見宗親鄉尊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 主  
人出醴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  
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儼非子弟亦謝之  
凡親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



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  
能酬贊價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俟上馬歸賓  
俎 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  
學爲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  
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講  
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蓋讀書乃致知中  
一事專爲之則浮學靜坐則禪學 定自力常功日習  
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  
別在否分數多一言則○過五則×念一分則○過五

則~~必~~中有~~×~~邪妄也 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日以親亡得名良所深悼力止之 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朱肖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 膳存學編曰存學將

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卽身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  
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  
之鬼責哉 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略曰某思宋儒發  
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眞將天生作聖  
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  
使人憎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  
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  
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  
足民至於性天則以其高遠不凌等而得聞也近言學  
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

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 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教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真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 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蠶人崇禎己卯舉於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寇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事及解組絨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滌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頡直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

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眾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遙哭奠任熙字定州某聘爲館師甲价先生辭曰家有子弟以買宅累之不得往价曰還所假曰義不得也价曰聘儀甚厚曰以義不以利閏二月迎朱翁養於隨東復事祖常儀同寢嘗夜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褲可對日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褲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過嗣子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

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尙存八十  
矣先生悲喜淚零族眾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  
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  
合先生然之 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束而不  
可順是之 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  
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脆體傷  
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 思後儒每以  
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  
所生但不毀傷點污便可髣髴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  
事克家幹蠱乃爲肖子耳 三月朔日始不往謁朱氏

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 馬遇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於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交不深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 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旣思日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 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嫻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

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五月著會典大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於冊 罷道統龕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 行端午禮以丙子病令免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強矣 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丙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強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卽於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 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



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  
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  
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七月朱翁子晁峻翁百計凌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  
生踰垣逃憂甚旋自寬益小心就養 十月二十九日  
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  
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 十一月常儀  
增過祀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惻所敬皆式  
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 訪王介祺於河間介祺出  
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 思己近墨王法乾近

楊宜返於中 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  
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卽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  
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 解乾卦  
九三爻辭舊解終日乾乾夕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晰也  
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  
皇皇一刻緊於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  
不自怠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 以王法  
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

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齊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齋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餽餘不祭 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爲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冊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卽百過盡銷更愧以終無改機也 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 劉煥章評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 二月之楊村隨族長致清明祭 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所以事神也 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程頗可對至

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不意後反退也相約日新  
學習士相見禮祭禮 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价通姓  
名於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顧不敢當也請暫旋騶  
卜日往見賓固請擯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大門之  
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僮  
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擯介贊讓再揖再  
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拱  
及階擯介贊三揖三讓仝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  
階聚足登堂僮介贊就位擯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  
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擯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

擯贊安座展坐賓拱揖擯贊獻爵賓拱揖擯贊獻箸賓  
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畢擯介贊卽席  
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酒獻箸 祭禮副通唱執  
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瘞毛  
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  
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酌水淨巾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他神  
隨宜  
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  
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  
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陪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

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  
平身後引唱黝酒詣侑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  
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  
侑食祝祝曰請歡再侑食三侑食並同啟門然燭通唱  
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  
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  
平身徹饌送神四拜與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  
帛各詣燎所焚帛焚祝文望揖副通唱禮畢 從王法  
乾學琴鼓歸去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窗夜話登  
瀛洲諸曲 王法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

然明末死節之臣閩中義婦耳 四月習恭日日習之  
卽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淵

十二月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  
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卽整冠曰吾昏放矣 十七日思

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  
行宅巷必習折旋 五月張公儀遙贈頤生微論乃達

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 習卜備遊行及朱翁終  
尋父資也 七月蠡縣教諭王心舉先生行優先生達

書力辭邑令單務嘉請見不往 補六藝六府於開蒙  
三字書內端蒙識也 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

歡倍之過一盞必書 赴曲阜會以其饌豐減食 先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眾因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歎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 張公儀約會於祁州刁宅論學深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甯晉人原名來風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史逆闖屢徵不起特下僞勅擢爲防禦使怒罵不受僞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不及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憚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



世以友會話譚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景奉祀於其祭也曰孝子某使家孫元致薦王莊翁娶張氏於萬曆四十五年舉先生父日者言難育遂以天啟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給齋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尙禮屨內外因賃居王莊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書朱翁媪稱恩祖恩祖妣

王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於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於莊周爲人中妖者也 哭奠師吳洞雲助其葬 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卽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略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

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  
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  
染也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  
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  
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  
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 閩  
七月族壻貽菘食之又食蔡米商瓜二條先生平日非  
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強食片瓜曰數  
菽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日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  
以情款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 八月哭奠彭朝

彥朝彥劉村傭者也猶介勤力少有餘卽施人力爲善  
先生敬而進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孟先生曰  
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  
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 九月先生以王法  
乾遭妻子凶變遂耽莊周南華而情正學也乃告以止  
會自矢獨立不懼 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  
祝文略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卽天時也總掖章甫  
卽水土也府事行藝卽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皆  
是也迨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刪  
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

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顛躓且佐帝牖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 十月至楊村叔父愉如自山西歸拜聚 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 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產與冕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冕又欲奪其自置產屢興變難也 內子病不服藥曰妾旣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置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絕也先生曰此

有天馮汝勿躁強之藥 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  
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改齊戒款  
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已生日俱同朔  
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挨次轉則面向  
尊而身自移却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  
故或疾病不令人代 室人不用命罰之跪至二鼓謝  
過乃命起 與人曰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  
可徒爲所困 同會人如曲阜遇風次日大風吟云谷

風凜凜逆行人繼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齊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聖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祭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甯須祭泰山聊以寄吾意身陟碧雲天

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爲常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與王法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卽同姓而其養父

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  
功既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緩從俗以五七日可也  
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  
哭 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  
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葬秋以爲期倘踰時卽歸羽洙  
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 五月九日棘惟朔望往哭  
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廢常儀如  
朔望拜類晨謁告面生祠不廢 十四日買食豆腐愴  
然流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  
傷腐之入口也 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



宗批評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產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  
令養子認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認言之徒父子也給以  
物 六月至楊村携叔父之子至名曰享教之讀書

聞劉村孝子朱莪貧餽以錢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  
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尉馬王  
妃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賊

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齊戒迨遭三年喪則  
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齊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  
云齊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  
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齊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齊戒

遇橫逆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愧悔久之 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災乎已而傷  
手 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  
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  
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冕復謀吞先生隨東產  
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  
楊村顏氏族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  
升車隨之西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  
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匾  
楹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

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  
喪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邊之藩顏士俊士佶  
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夏希舜王久成從遊 王法乾述  
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  
及遍人之歡先生謝之 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野  
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學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  
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蠶  
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 以大明會典品官

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  
有書孝元孫景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傷予赴  
考耐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禰不及祖蓋髣髴程伊  
川所撰禮而謂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  
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 三  
月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并哭恩祖 闔族供  
清明祭于墓先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  
昏喪祭諸禮約周卹約勿盜賭奸欺詳載家譜 四月  
五日期服闋率家人舁供入蠡祭恩祖考妣于墓告以  
歸宗易吉服延朱冕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餞遍拜辭

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遼左戒嚴不可往日夜悽愴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深隱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卧無袴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插標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款款然終日無倦施目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嘗僕馬居

數月疾逾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宋榻  
宋氏嘗請之副室或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趨出垂手  
迎奉簾蕭入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  
副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  
盡禮焉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  
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逼不  
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  
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傍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  
不然虎豹已鞞矣猶云甯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  
言已蓋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九月

修家譜其目十七曰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  
合曰別嫌明微曰莊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  
曰餽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列傳曰  
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婦  
女甥壻曰拾遺雜記 買田氏女爲婢 王法乾爲子  
加冠宿先生爲賓行如禮 王法乾謂先生曰凡食祭  
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  
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巳不祭若君以客禮待  
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  
廢故吾獨行以爲人倡承教敢不如禮 自勘有美言

傷信之過 或言天下多事蓋濟諸日僕久有四方之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 時及門日眾乃申訂教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



旦六拜違者責

有喪者不爲禮但存定省  
告面父母有喪者亦然

一敬尊長凡

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  
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  
戲侮干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爲人祇  
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卽欺天說一謊話卽欺人務存  
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  
倫聖人加以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  
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  
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戒

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齊戒沐浴而後行別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各色門頭皆世道之蠹蟲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宗族隣里惑迷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諭之于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慎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亵禮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

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脫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鼻孔唔唔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填牆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諺教演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八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

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  
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子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  
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  
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  
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  
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  
入齋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敘相遇  
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  
見必再拜皆問納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視盛  
夏汲水冬然火斂做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

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  
旌者卽免一尙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  
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毆詈者重責一責責善同  
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卽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  
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羣聚笑  
譁者責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  
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  
同罪 二月聞王五修卒爲位齊戒哭奠 曰瞽瞍愚  
父也而舜齊栗祗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踧踖故  
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 二月王契九來訪觀

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胤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申  
習兵學好雌黃人爲惡少所侮深悔之晚年絕口不言  
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 閏五月陳見  
勇來訪見勇名振瞻清苑人豪狂博覽 托束鹿任最  
六訪父以其爲商于關東也 二十八日未坐不正覺  
卽正之申交股坐覺而開之 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  
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  
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  
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  
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

其終窮矣乎 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諧多以忿累之  
屢懲而不免愧甚 給孫衷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衷淵  
名之萍高陽人孫文正公侄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  
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繼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閭經略鳴秦之裔有婦人被妖魅符錄驅  
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  
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  
又力請力却之恐虛傳招禍也 有求文者謝以儀却  
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

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  
今蠶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  
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却此有謂  
也不可法也 曰言而盡人者大盡于人者小 二十  
七日之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  
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 謂門人曰君子于桓文  
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 曰  
功增抄天文占法讀步天歌廢本日近出告家嗣從王  
法乾之死而生之不智之言也 三月易砥石十餘  
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貧人也如所言價與之 知



劉煥章缺糧餽梁石六 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惡人  
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  
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駁人得意之語惡莫重于發  
人匿情之私 一僧求人邀入寺辭曰儒爲盡人倫之  
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 思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  
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  
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閭男  
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  
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  
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

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  
之齊治也 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爲卽  
義不可有厭心 題日記面曰學如愚 思心神在內  
天清地甯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 二十日晚與  
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卽正言但見人非傾聽卽止  
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 九月立齊戒牌  
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會祖兄  
弟三人 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  
羽洙規先生未融鋒稜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萎軟不學而省言  
斂氣非沉定也。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  
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  
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  
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  
之否則一夫可也。元宵懸齋前一燈羣聚觀先生歎  
曰盃大紙燈何足盼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  
於後世雖羣望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  
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  
乎。王法乾曰每苦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

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 五  
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衰葬除 六月如易州會田洽  
挺馮繪升楊孔軒論學治挺名乃畝易州人孫徵君弟  
子繪升名夢禎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  
東人以祖旅遼左遂入旗孔軒贖歸民籍居新城有文  
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 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爲學不  
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朴實 十月訪朱廣休楊計  
公論學廣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  
說人陞天堂自己陞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廣  
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

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甕照之見己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廢休遽醒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續母祭神必齋戒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難平廢休到卽釋某生忿弟毆其子且將興訟廢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創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必令婿家作佛事廢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拔勿啟齒廢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廢休乃大言曰

七十老嫗尙不立男側况幼女牌位令羣僧隨舁不驚  
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眾誼闕  
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難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  
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  
學 十一月如甯晉哭奠張公儀之趙處士墓弔之處  
士名琰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  
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清高素慕君神交未遂范  
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遂拜孤墳憑弔深 過滄水由  
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惠名舟量濟而見  
顯功君子其橋乎 曰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

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  
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醕駁口筆之醕者  
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十二月訪安平趙衛公啟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詔言  
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詔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讌敬族尊長 思海剛峯曰  
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  
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  
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 抄祁州學碑刻

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  
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  
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  
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  
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答四十  
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  
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  
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  
不久卽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八月一日親  
御載糞失新易鞭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



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 九月會李天生于清苑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十月一門童歐先生弟亨責之不伏逐之失言既而悔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甚也夜不眠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慙將同天下之賢才爲生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 與高生言承歡生日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痼蔽深也愉色婉容性質本具但痼蔽後須著力發發出又

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 十一月入齋  
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送葬哭之哀 先生族人爲  
尉虐被繫累累乃訟之縣事解 曰爲治去四穢其清  
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媚也 十二月以今歲覺衰  
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且益堅

己未四十三歲

正月恭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堦曰尊君先生  
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  
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儻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  
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

臭也如蠶與蝶交共學琴學舞學禮闢佛老力故同問  
學于先生 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  
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  
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會典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曰肩擔寶  
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  
計謝蒼生 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  
言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  
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觴  
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

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  
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  
上坐程子峩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  
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者述壁  
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之田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卽所以持志 思  
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  
成馬謖宜及時自改 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  
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  
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 途遇

蠡令避人門下令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  
猶的然致世別眼况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月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  
常住宅中可乎 弔蠡縣殉夫徐烈婦 客有見先生  
颺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  
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 語可訕言曰佛氏是勿視  
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十月左目上生瘡  
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遂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廿與隱然見一烏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生牌忽

跌仆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矣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  
箸饌以神人之間事之 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  
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  
爲今日正當習動耳 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  
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友  
于弟以次女妻壻已而卒先君子曰先共法  
乾議壻則猶是  
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甯非禮也翁然  
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令  
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  
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

之 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于京邸先生聞之慟哭成服 五月攀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曲禮 深州國公玉來問學公玉初名之元避先生改名之桓 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有疾未納女癡且顛爲媒欺也至四月讓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攀聞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住與行罪皆莫追前擬有子卽出後迫于時晚以爲但見子產卽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卽出乃天降罰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癡故眩亂

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  
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攀感先生改  
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 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  
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  
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  
敢不力乎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  
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土墟凡爲子  
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務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塗  
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  
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



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或告兄弟惡先生悽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一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 聞先君子事親夙興拜牀下初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昆弟安嘆曰吾不如也 攀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神靈養充則改過有力神靈則一點卽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攀評 劉煥章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乃恐賢豪恃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誤耳先生服其言 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

之語。搆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卑之易地，則皆然。教搆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却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又語搆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卽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

善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嫫問古人子婦事  
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  
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  
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 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  
竭力佐其子亨葬之因思父哭甚勵 曰勇達德也而  
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註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  
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  
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携珠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夢箕墓並會

五公門人吳瑾等回過深州國公玉家抵安平晤彭古  
愚彭子諒 二十五日哭奠叔父主前告練 二月往  
哭奠朱參兩 坐王法乾齋相對衍衍忽覺期服忘哀  
卽謹 三月觀恭日譜白圈甚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  
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  
數箇自勘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妥當乃  
爲慊故嘗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卽  
月至日至亦何容易僕並不可言時至祇刻至耳 期  
服雖練每日必思慕數次 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  
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惡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

之慝慝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慝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養同高祖侄爲子名之曰爾儀 書塔所箴滕口木雞四字于東西壁莊對致敬如諍友在旁 思人不能作聖祇是昏惰惰則不緝昏則不照 參訂司馬光十科取士滋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取之以章句辭華而另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不如卽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里選各取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

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  
以舉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  
蓋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 日彭濟寰嘗戒子  
謂大病是心中話卽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恥  
哉 四月二十四日哭奠叔父主告釋服 聞劉宰宇  
以豪俠老而甘貧獎之 齊燿燧侯同學 時璫與張  
文升共學韜鈴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觀王  
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菲薄之人情不相召也存于中  
者戾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深中膏肓錄之 思周  
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

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著焉可溷哉 八月以患瘡久氣血虛乃更弔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 偕塋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圓唱禮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慎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凌傲也 王法乾摘塋過曰剛主交某某又與某通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其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友

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某將以自改也 思齊家之難誠哉嘖笑不可苟也 行必習恭步步規矩如神臨之 始製懸門齊戒牌每齊戒懸大門外云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榻他所祭畢領教 看家語至趙簡子鑄刑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行之人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 十月約塔以月之三五日會質學 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



曰如此何由化之此卽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 十  
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周劉煥章張函白  
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  
藏鈎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 攀從先生如獻縣與王  
五公先生議經濟 國公玉邀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  
之學 思古學教恣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  
嘗過其量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眾自今再犯  
此過必罰跪 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

先生謝焉 四月搆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 七月  
著喚迷途後又名曰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叅禪  
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惑于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  
色邪教 九月與搆訂規約以對眾不便面規者可互  
相祕覺也云警情須拍坐箴驕示以睛重視禁暴戾多  
言作噉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 謂張函白曰千  
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于  
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忘其初一語說定  
進取而忘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  
是焉 如保定府哭奠呂文輔晤孫徵君十一子君夔

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穡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搆竊窺先生近若有急急收割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摧折者少敗于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患甚于摧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望荆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晴當年七首入強羸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尙不平 四月

博野知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贄及崔詹事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

湛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 六月河南楊廢千來訪  
問學奉喚迷途而公 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  
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于朝已而國變遂高隱  
與攀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  
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  
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  
深意也可爲名言 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爲側室  
張函白規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  
丸止于甌夷流言止于智者先生服之 一族弟無狀  
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惠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

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 九月先君子病先生  
視之既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尙有始有終卒先生哭  
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  
恭 批周子太極圖之誤主靜之失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終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

李攀纂

王源訂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玉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已辭之 二  
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  
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  
祖不遂及歸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  
出耽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爲位哭奠  
王若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

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諡曰莊譽又之即仁  
哭奠楊計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  
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  
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  
者以缺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 過涿州  
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鉉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  
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  
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  
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  
寞之有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謀請見不得 十七日入

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白求代尋來報重謝之斧資取給醫卜親友餽贖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答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又无路引不得出關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六月四日遇豪士曹梅臣者爲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南已至奉天府卽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家時東鹿友人張尙夫之兄張鼎彝束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尙



夫因見東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跪懇  
與之報帖求其傳布 七月張東巖作毀錦州念佛堂  
議先生爲之作檄作說入存人編 八月報者沓至往  
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楚 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  
具壯志以事編居瀋陽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  
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  
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  
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  
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四出  
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翻漿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履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城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報帖遍諮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无出繼配劉氏生已曾以某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

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  
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稅服十一日宰猪羊祭  
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苦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  
哭無時識交皆來弔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  
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  
奠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告  
溝渠徒杠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  
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堡行  
忌日奠途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入  
闕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弔奠嗣後遇前助力餽贐者皆

謝之弔奠釋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三十日過京城五月  
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違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  
向哭已入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違地親友皆來弔奠  
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于祖兆告蠶庠教諭以丁憂  
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  
讀士喪禮嘆古聖書多記事後儒書多談理此虛實之  
別也 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  
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  
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 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  
叔告除服 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墾荒先生躋之

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教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必不易服應  
考因棄諸生 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  
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三月八日  
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  
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 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  
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无  
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  
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備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  
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

十金建三世節孝坊嘗從孫鍾元徵君魏肅齋司寇遊  
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齊戒以无時不齊戒也今  
子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蒸韭則祭前須齊戒  
十二日行忌日奠 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弔祭成  
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壘署門稽顙拜而還 先生  
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  
也遂入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  
情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  
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情  
矣情愈懃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五月十三日

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 先生自外過中門側室田  
氏急掩扉避先生遙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 八月十  
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 謂門人曰初喪禮朝  
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朱儒家禮刪去无算句致  
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  
乎殺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  
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昨讀子夏傳曰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无時乃嘆先王制禮  
盡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倣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稗  
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懼哉須極力培持上副  
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 三月二日閨嫁母病亟之隨  
東侍疾 五日回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祭用儀禮  
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 祭訖急如  
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弔衰弔賓爲先生來者拜謝非  
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  
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  
禮乃遷會祖考妣主于祧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  
禩室以殤子赴考耐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



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田氏隨女君拜祠拜君  
女君皆四坐受子拜父母畢揖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  
華飾以尙有心喪也 行醫于祁州濟貧且欲廣成人  
材也 六月刁過之石藍生約共習禮 羅令懸匾表  
先生門 許酉山致書于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正學  
答之西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  
杭州海甯令邑煩劇又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  
擒寇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厨傳續紛  
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  
爲辛酉入授御史已巳遷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

與其兄尙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鑄一級而徐高亦由是  
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一中  
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揆文奮武皆吾心性能  
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  
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  
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之盡規規聖道不能  
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  
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  
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  
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

侍郎辛未卒 璩與張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  
編璩著瘳忘編先生訂正之 七月三日謂紹洙曰穰  
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爾穰果至紹  
洙遠族叔也以貧養于習齋數年如一 八月過保定  
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  
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聚五  
張石卿孫君僑高薦馨孫衷淵 王法乾謂先生曰君  
子口代天言甯容易乎先生是之 十一月過安平可  
詗言勸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  
思及此 十二月訂璩所著閱史郊視 聞劉煥章无

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朔日遣還初伯總喪哭奠慟時先生內子復姓李

復移邠州藥鋪于家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

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待奸惡以聖賢豪俠或處之如

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

不淑人之難交耶二月出棉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

喪文芳爾橫生父也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揖

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四

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 看搆四書言仁解  
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起勿怠  
于禮 恭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卽書于  
冊面自警 鹿密觀來訪 思朱室臣子所宜急商推  
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益謙首以爲戒與門  
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子中年會受其疫染也  
十月如獻縣哭奠王曙光 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  
公祠 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僧鶚立是時凡助尋父  
者皆往謝之 如郝關與馮繪升言存性存學繪升初  
疑後是之 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通三獻詣位讀  
祝共十二拜較會典減三拜者爲成儀連獻五拜者爲  
減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齊季秋特祭孔子孟春祀  
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齊  
清明十月朔從族眾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  
節令親忌日己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派族  
人墓俱小齊用減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齊七日戒三  
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  
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入齊房小齊必別

寢戒日懸內齋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  
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茹葷齊沐浴  
著明衣遷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  
齊日懸外齋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  
賜訪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榻他所祭  
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  
立刻卽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凡祭令家人辦  
祭品務潔肅凡  
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  
八皆答再妾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君  
子孫惟元旦拜妾再妾答拜凡出告反面于家祠前俱

如生人禮今因禮言無事不闕廟門定卽日反者揖告  
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啟簾焚香設  
薦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率  
子及從學弟子拜聖龕四畢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  
凡出過祠必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  
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惡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  
厚友之父母准下祠例有所慟必式如見瞽者殘疾喪  
衰城倉倒河決殺場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遇毫壘望祠  
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  
塋日一至揖再至趨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恩祖父



母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客如常儀凡吉禮遭喪皆廢雖總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謹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慊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欺慊分數多一言○過五則×忿一分○過五則×中有一×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爲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爲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做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新爲却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子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彊天下

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與禮樂  
二月恭執贄正師弟禮 先生歎曰素隱行怪者有  
其人半塗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吾非  
其人也竊有志焉 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肅足步  
步規矩卽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藹喜怒  
時時中節卽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  
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王法  
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 三月習琴 十一日誕  
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  
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送葬遂泣不已

自傷也 知養子有隱疾不能嬪嗣且有室變大憂旋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爲後 李植秀來問禮日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乎祖父若自其已出而我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 習騎刀式始及雙刀

四月學使李公應薦知蠡縣事趙公旭俱遣人懸匾旌閭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于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遍揚當道先生力止之 謂襟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函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

非僕志也 如蠡哭奠恭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  
初以恩貢截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諡之曰節  
白 五月堦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萬慮皆忘祇是一  
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  
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  
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  
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  
之萬物一體矣 七月教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  
獻酬禮令肄三 王法乾日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  
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

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持世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曰謂程朱持世尙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焉得不皇皇表章也 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王清威有吏才 以祭門神齊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于齊况平常而能齊明也卽專思神 二十九日出也

行中規矩入則否嘆曰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 李植  
秀問曰秀尋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入股  
爲正業別有講作皆曰閒雜皆屬怪異汝初立志當闇  
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  
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 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  
懸匾旌閻先生受而不報 九月訂搆所編訟過則例  
吹籥 自勘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 國之桓介  
搆執贄先生辭固請乃受之 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  
必于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  
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攀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  
苟日新矣何必複日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日  
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  
他法矣 李植秀問閒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  
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  
有素而驟言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卽是  
效驗也 族弟借乘家人對確矣先生思此人魯鈍无  
所借命家人改日確 十二月往哭奠閭大來大來名  
際泰蠶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  
待人寬讓遇橫逆笑受之不報 三從叔子早壯以孩

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率之招神于墓立主習齋旁  
室行虞禮 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恕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養族孫保成爲孫 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  
未有真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  
敢以老阻乎 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進否  
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 二十二日行中矩望見壁  
上書毋不敬快然思敬時見箴而安怠時見箴而惕不  
啻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有以哉 博野令羅公  
致仕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



喚迷塗序 二月張東巖通政來訪 二十二日遣從  
世母總服 三月訂塋族約 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  
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 日後世詩文  
字畫乾坤四蠱也 習射 門左演爨弄家眾寂然室  
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  
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思吾庭除日新有乏人无廢  
事今不潔衰情甚矣乃各處親掃惟場三息乃畢 思  
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  
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  
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

哉 二十二日哭奠從世母墓告除服 六月書謹言  
八戒一戒閒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表暴五戒凌  
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 思文墨  
之禍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  
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  
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  
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思定其心而後言自  
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  
未嘗以我作主 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思人心不如  
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

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  
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翁謂門人日子當恭莊時輒  
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懇摯時  
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  
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 九月思  
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  
逆也 二日行中規矩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  
敬之難也 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卽已才无用世  
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卽已情不平 以祭考齊戒思齊  
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日先考之量容之也有交財宜讓

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 十月爲蠶人士作祭劉潤九  
文潤九名廕旺蠶人恭兄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  
爭皆往質之 十一月涑水曹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  
先生辭 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却缺靜功不  
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不明非明  
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  
坐拾釋子殘瀆也 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 敦化  
介搆執贄先生許之 先生語搆曰伯夷仁也柳下惠  
義也搆曰搆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  
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雜霸可托

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  
托以其志爲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  
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  
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  
全欺也卽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  
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  
身願共勉之 思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

理亦愈惡有一行不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  
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真無聲無臭於穆不已  
上通于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 看  
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  
此者身危憊然恨子交人每蹈此危哉 名保成曰重  
光 思子以淺露爲直暴躁爲剛執滯爲堅定屢過不  
改廢才也 三月先生將出游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  
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別親友告家祠十六  
日南遊中州 至安平縣閭暉光齋閭教其門人揖立  
應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 至深州國之桓請從以其

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遜子路乎因請徒步從先生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教以齊家先嚴內外野莊頭遇鄭光裕克昌示以喚迷塗大悅至順德府馮莊訪楊雨蒼及其弟濟川示以喚迷塗楊錄之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至安陽哭奠許西山先生訪徐孝子适适聞存學存治曰适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衛聖道其在先生矣抵回龍與陳子彝耿子達甯

天木熊伯玉耿敬仲孫實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甯  
季和閻慎行言經濟 至濬縣教諭國之蒲男玉之桓  
弟也來迎遊大伾山論道士歸倫 考忌日齊宿遙奠  
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 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  
行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  
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  
捕蝻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峯晤孫  
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哭之  
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  
餓夫墓酌以酒盥嗽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廕千



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  
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  
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不脫者起  
紛紛耳先生曰苟无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  
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  
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  
連幾十日乃別廕干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  
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 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  
黃河 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閱人 思今  
出遊卽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 十日夜店人喊

盜先生堅卧亦不言 訪張子朗劉念庵郭十同李瑤  
之 杜聿修周炎趙龍文來訪 時時習恭心神清坦  
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兼之斧資不給而先生浩歌自  
得絕不動心 一日見一翁過骨甚健異之挽入座則  
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  
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  
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  
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  
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眾 二十  
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薦也 張天章來曰學者

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書亦不容已先生曰  
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  
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  
之者也如做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  
凶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于  
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  
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  
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况靜中了悟乃釋氏鏡  
花水月幻學毫无與于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  
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

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于人前矯強粧飾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偶見筆有亂者因思杏壇之琴書不整孔子不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 六月遊于衢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

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  
舞歌曰八月秋風彫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  
夜徬徨徬徨良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諸儒  
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  
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報一  
刺曰吳名士拜遂行 抵杞縣訪田椒柏鄭吉人皆以  
存學爲是 至鄆陵訪梁廷援以道于伏村晤劉子厚  
訪王延祐次亭次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  
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无事喊  
盜也子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

卽或問作祇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  
不行之分卽在此次亭請執贄辭之晤常貞一蘇子文  
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卽習何  
待乎習祭禮二度日入從先曰燈可讀書燈不可習禮  
乎秉燭終三教從先三耶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  
訪韓旋元旋元閱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  
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閱存學曰是吾儒喚迷塗也  
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田產籍非祖  
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  
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

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駁之  
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謹是无心也先生  
續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

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  
誠曰修道卽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  
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  
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  
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  
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于大學先後  
之序有紊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先生曰

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牀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夥 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開杜渠又聞其毀佛寺重建著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日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八月先



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兩殊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籬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訪侯子賓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至商水訪傅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

士刺拜李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  
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  
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  
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  
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  
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珖次子順  
季子貞執贄從遊 渡小黃河訪王子謙及寇相隨  
問引以正學 抵奉天峙訪王焉倚李象乾焉倚初執  
習見已而服 返鄆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  
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

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叩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尙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尙未至耶乾行語塞 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 先生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嚴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于其孫世臣爲養資

至湯陰訪朱敬主一他出其父甯居出會夙儒也語之  
學抵掌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侄習禮甯居  
日子可任老乎卽主位伏興彬彬如也夜與主一論學  
論治主一日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适仲容已來  
迎出日省記求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至  
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  
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卽如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兩  
儒倘並靜坐則儼然兩禪和子矣 十月至臨城拜喬  
百一毫臺清苦布衣單敝饋以金力却出酒食寒舍論  
學 五日抵里族侄修已爾儼從游 問家人前以家

書至相謂曰不聞朝廷詔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甯以妻子異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惕然曰吾無以當之尙容少自菲薄乎因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家人相勉 思言終未能謹復擬五字用力曰省徐文禮遜或少寡乎 王法乾論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坐乎書坐乎抑讀之卽當坐乎法乾無以應 給李介石書返其幣以南遊後介石具幣儀來問學也介石名柱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甥及門人各習一音每日讀

書畢卽登歌合樂颯颯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搆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膺撫臺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所以吾心益傷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厯授時布政之法亡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搆曰子

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子存性存學大翻宋明  
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  
于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子未南遊時尚有將就  
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  
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  
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鄕愿矣且  
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  
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墜也卽合于孔孟  
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  
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

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 七月錄四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人錄爲卷 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于別室以無所出淮無服殤例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昵近未嘗仰首一視先生面也事女君如慈母死後數年女君時時哭焉 十一月王次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日子以僕爲雜霸或卽子染于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卽僕流于雜霸之



見乎各宜自勘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塲覲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  
語于記首 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  
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  
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如今日而已哉  
卽以賢弟聰穎屢悟屢蔽受害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  
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知 置側室姜氏 亡  
岐劉懿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  
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卽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

耶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祇聞論今古差  
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歎哉 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勘  
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 閱宋人  
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耶  
曉事者皆不辦事耶愚謬至此不亡得乎 六月王越  
千來問學 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  
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胥迷乃爾  
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  
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  
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

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吾敢不懼哉 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辨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過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 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 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能贊一辭子皇明大政記祇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

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  
年月日皆尋義意遇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  
寢語耳 如涿州哭奠陳國鎮 十二月與爾儼言致  
用以稅本色均田爲第一政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耐食 二月肥鄉郝文  
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 王  
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于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  
鬱然先生曰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  
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况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

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六月以祭中霽齊  
自勘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如  
也非忘乎故助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  
語堦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語  
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虛文畢事也 謂魏帝臣曰近  
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柰  
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嘆  
也 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  
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  
與儉也子曾未有一焉愧哉 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

輿僕遺苗生尙儉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修己曰近日取士書藝攢砌策表互換祇爲欺局  
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  
大謊 四月日施惠于人乃其人命中所有第自吾手  
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伐之善可施之勞  
七月之小店途誦程子四箴覺神清氣聳因思心淨  
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昏氣亂一日卽  
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 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  
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詩書最損精力更傷目 教修已爾儼日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一日 十一月謂修已日子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于文不在讀八比矣然尙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 十二月初三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齋爲賓 思以厚病人之薄卽已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卽已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旦矣出行學儼久之入家人仍帽  
幘候請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  
室人懼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拜坐而不立 謂曹敦  
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  
衰 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  
光及門人鍾鏐從五月朔日在塗率重光行望拜禮使  
鏐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  
舟迎入 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  
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  
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



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日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詒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日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漳南書院扁不沒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入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儉价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竇右厦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團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思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

不子會夾谷而却萊兵反汝田聖人之智勇也乃朱儒  
出而達德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  
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  
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朱儒  
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郝也魯苗尙信白宗伊李宏  
業韓習數郝也廉郝也愚拜從學 六月書習講堂聯  
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話帖括之套恭  
體天心學經濟幹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 思多  
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 閱家語至遊農山  
歎曰觀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

不擯矣乃自朱儒分派而諸色英俊胥不得與于吾道  
異哉 思有所事則心景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尙  
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 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  
函顧而樂之 七月朔行學儀畢日朔望行禮匪直儀  
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舉石  
習力先生浩歌 八月如同龍晤諸故友程潛伯講筵  
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  
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  
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潛伯曰解矣 訪路趨光  
曠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

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 十六日以  
漳水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魯  
送至家九月始返 思非禮勿視四句嚮二字一讀謂  
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  
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  
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 思威不足以鎮人而  
矣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居之不智也禍于是伏焉  
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命爲賓爽然  
卽早壯也 二十七日遭叔母期喪廢于外不入內飲  
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 十二月著宋史

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  
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  
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孝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  
天下之想及旣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  
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  
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  
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  
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會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  
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  
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

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  
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  
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  
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  
警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  
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墻堵而進與荆公  
爲難大哄極詬指之曰奸曰邪并無一人與之商推曰  
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  
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拘可乎且公之施  
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

本等治兵西域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  
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廢之毋乃荆公  
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認置也乎矧琦  
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  
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  
制其蕃騎一創圖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  
弓矢新式大作戰軍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  
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  
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  
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

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  
務誣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  
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尙可信耶其指斥荆公者是  
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瞽  
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頽靡爲君子  
而建功立業欲搆挂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  
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侂冑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  
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  
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  
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



金也尙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巨宥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于謀國繆子謀身諡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痼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僞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

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歡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宄無一察焉不其寃哉 郭子固寓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聞濬言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讞再四愀歔全活甚夥陞御史上疏謂官冗殘民請汰之性孝友謙默有容非其義強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

博野知縣徐公國綬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贇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  
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痼癖也歿其一代君臣毒流  
奕世傷哉 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人  
羣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豈不可  
懼 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  
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  
乾坤無甯日也 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  
仁而謙仁爲下嘆日子求仁而好其下殆哉 觀古書

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三  
月廣平陳宗文來訪 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歎  
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 答  
恭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異  
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  
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 六月思天之所祚報者人不  
感稱已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  
糾纏不爲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  
七月定與劉棻旃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 九  
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污

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  
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丈贊之以無適以似  
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十一月二十七日哭奠叔母墓  
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廁皆梁之糠粃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入剛主  
家廁矢積葛糠此處正堪自對焉知貧之苦乎 三月  
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 思千古無暴  
戾之君子 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卽無學習亦是無  
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 鄱陵裴文芳子馨來

問學 五月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爲多矣六月保定詹遠定侯來問學 觀語類日本朝全盛時如慶厯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甯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厯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 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遽返

已正墮此處事非情卽略待人非偏卽隘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恭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尙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 七月曰天下甯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 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

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  
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十二月李  
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俊射粗可  
修已學律希濂學書賞白及儼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奮  
于禮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矣子何憾勉之 習祭  
禮爲身近衰情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 國之桓卒  
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  
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慈誠敢爲邑人王之俊  
廬墓苦孝桓遍走當道及諸王舉揚田逢年行傭得直  
以佐斧資桓辭之逢年恚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



達建石坊于之俊墓長顏先生八歲束修長跼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蘿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遜蘿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凡求嗣必借齊戒沐浴聯生三子 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禮

己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繫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子自返己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昏不能畫有爲宵有得矣 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

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子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爲植秀鏐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厭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事人老而衰矣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阨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卽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聖人而一德未立

一行未成卽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亦宜乎

四月之桓心喪已闋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爲樂

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爲之持總服朔望祭禮俱

廢 五月送法乾葬爲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萬教遺

孤溥 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宏緒字曰昌

裔 思畏友云亡須時時畏天不則墮 六月思三事

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爲學術耳

語修已勿觀性理語錄 抵某家寅起賓主皆未寤思

吾方自愧衰情而人猶稱勵精世運乃至此哉 省過

近多自老大過也 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

北酒哭奠釋麻既而考禮乃悔誤廢吉禮蓋朋友麻乃  
弔服加麻非總麻服也謝過于家祠五祀 閏七月恭  
自浙來見先生命吹篳篥聽之恭謂先生曰先生倡明  
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  
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有  
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于外  
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  
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 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  
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響  
家構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

已告歸益遂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舊  
儒痼說草堂名復禮淑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見益  
邃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駁朱註訛謬內入顏先生  
說曹敦化以新鄉尙重威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  
威如辭曰卓識絕膽踢籬折藩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  
講治法真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  
睜睛總不教塵沙眩主一辭曰喚回迷塗億兆添多三  
存如願萬邦協和喜先生壽考作人間風起焉肯蹉跎  
威如主一寄辭俱四拜堦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  
大略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

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卽三物之物格至也  
卽學而時習之誠意慎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  
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己發未發皆持一  
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慎獨盡之  
而已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爲  
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爲其所不覩不聞者祇屬  
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喜曰吾道賴  
子明矣後爲之作序 八月語曹敦化曰論語孔子之  
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卽興項王祇  
犯有司出納一條卽亡 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

振 九月安州馮繪升來以法乾亡與繪升約一年兩  
會賣善辨學 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息  
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  
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揉習恭安 先生以屯子堡水患  
益甚屢請不往至是郝公函書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  
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  
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習齋遺產 十一月  
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 十一月博野知縣  
杜公開銓造廬拜見 閱陸桴亭思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玘光玉來拜去謂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乎對曰異平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三月未主一來考習六藝復具贊令其少子本良從學一日習恭忽閉目自警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置我于散地二十有八年會不切劇我矣植秀問曰何也曰困抑不若在蠶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蠶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敬一步卽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卽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作先君子傳曰年幾



七十受兄掌面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 六月  
二日覺天清地甯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  
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稱君子  
日終其庶乎 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  
中檢靜敬 七月徐仲容來問學 思釋氏宋儒靜中  
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  
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許恭  
玉憂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  
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 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寓

書問學稱弟子 謂李命侯曰法乾卒良友中再無以  
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 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  
請諸論之以法齊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于日記  
額 悔過自訟驕浮二事 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  
若宋人釋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眞熙  
眞敬 十八日夜就榻矣聞子弟樵還復出圍坐成一  
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景長春  
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  
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 評姦日  
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 口占云宇宙

無知已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 思人  
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祝成教重光安五祀龕奉上額正  
行家眾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  
爐前恭揖稟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  
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 姪弟培從學 二月培請先  
生之李家莊搆門人管廷耀李廷獻管紹昌皆來習禮  
三月修已侍告之日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  
自斷不過三十今幸苟延也子戒之聞公度半日默對

嘗聞座稱羨 四月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知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編 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進進不已也 八月恭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紙千卷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族墓一也田有管曠二也歌興不長多忘句三也 九月語杜生日道莫切于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

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  
教璫曰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  
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儒者本業哉願省養精神苟  
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卽死無憾矣 十二月有惑者盛  
氣解之思此卽已惑也 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  
言盍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面渠以明道  
也非以爲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  
祭禰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

生考而然之至是改從古禮 聞人稱邊之藩孝恤二  
行曰吾門有人矣 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  
把之恩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充此意可  
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  
功總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 服  
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顛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  
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 三月八日忽思少  
年最卑污事因思張仲誠言鳶飛戾天一斂翅卽落地  
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頽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

老力可能者爲之耳 劉懿叔稱其長耶近勤子職先生因獎之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 五月四日哭奠從姑告除總 自勘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來也 或饋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百而報一也家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 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于身昏慢之態不作于心無所鬱累無所貪繫斯學力之驗也已 六月自勘曰李晦夫氣象朴穆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受侮予既甘心沮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句且

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過與 思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班行學儀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 十四日小便祕幾殆書命塔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錢侍請曰剛主會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 七月



先生聞某不分父勞嘆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  
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  
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 八  
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  
則不能爲人用 聞師賈金玉卒奔哭持心喪五月罷  
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 九月河南周  
尋价恭執贄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濟  
囑以勿爲書生所誤 培始編日記求教誨之日務有  
恒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舌耕以  
濟絕糧亦可也于是曹可成田得豐郝品郝夢祥郝夢  
麒來從遊 清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 六月大  
興王源价堞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  
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  
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  
過謙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甯有旣乎願斷自  
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  
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  
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

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陰佑使之成德興行有功乾坤評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皂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七月搆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共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搆質所撰小學勺舞儀節晝舞

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 八月評培日記  
曰既脫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空虛而自卑自邇則可  
與適道矣 儼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  
心者少自壯 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  
雲似雨兆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  
傳瞻天之學矣 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兄  
搆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侄修已爾  
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鏡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  
拂庶末路無蹟惟神相之 訂搆所譜小學 十月夜  
坐久無惰容爲修已述故友劉肇南以六十鄉宦失一

出告受跪責于其母事 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  
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  
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  
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 先生見學堂禮器禮位乃知  
諸子自習禮也錢蓋倡之私喜 培來與錢習勺文舞  
式 教培痛除假冒將就 十二月齊憑案者再因思  
古人之老也行有杖馮有几是古人固不諱老齊之日  
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爲主不必盡莊坐  
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祀祖禰祝文末曰尙其冥佑末路乾乾寡增  
罪戾庶保降衷以歸元 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贊新  
歲習勤也必終肄三 漢軍崔璠奐若來問學先生謂  
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  
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  
者乃命凡遇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于  
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 自勘一生勉于明虞周  
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  
衛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稟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  
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

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 戒子侄後  
日斂用布勿以絲帛 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問諸  
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恭敬 謂門人曰孟子  
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真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  
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  
壞故乾坤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 與  
門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  
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二十日看書儼曰伯父言誦讀  
爲病而又犯之况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  
如是乎 族祭養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

較指輸一蓋卽止 曰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  
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  
人周瑋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  
乃易紙抄喚迷塗 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  
因自鈔存人編 遊西園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于  
陔陽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卽借弟子登山玩水卽借玩  
水吾吟酌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借諸公勿問也  
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  
進士卽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 書立心高明俯視一  
切于記首 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



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儒必悅使繙朱註程子果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 十二日素服行忌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饗哉知兒之將獻尙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 塋來叩稟應鄆城知縣溫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聩天殆使我葬斯土也已矣 五月坐場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 二十五日塋以往鄆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竦力斷文墨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武肚不

問小過出入必慎交遊勿濫塔拜受行後先生悽然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于建國  
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  
遺禍斯世卽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穩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櫛  
風沐雨胼手胝足也 以祭中霤齊戍臥以致思覺不  
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暑困勝吾心之齊  
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  
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卽  
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

國才俊猶盛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 七月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曹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 八月二日夜夢中大哭父闔巷皆聞 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塼 夜半左肋下病發兒時積也 十三日習恭者二 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瓜果酒肉夜與修已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 二十五日寢疾李植秀鍾錢俱來侍二十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

曰臥則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王巽發王濬王澤王懷  
萬王溥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掖 九月朔日張文升來  
視疾二日辰令燂湯沐浴培及賈子一來視疾先生謂  
門人曰天下事尙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申命自學舍  
遷于正寢西卒面貌如生 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  
正弟子禮 塏聞訃自鄆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之  
藩顏修己李植秀顏爾儼鍾鏡賈易田得豐郝品郝夢  
麒執喪衰服加經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囑  
塏爲祝曰嗚呼秦火焰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岐怒  
忽者千餘年昧痼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

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起側陋直以聖道爲己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則已卑才總卽能幹師門內難及長躬灌園事恩祖甘毳隨欲敬進雖勞不怨日五漏起坐必直首端身兩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恤族里與王法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欺嫌好言論行嘗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以堯舜周孔相較勘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行古禮居喪倚廬墜室衰麻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總

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  
傾欹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  
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  
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  
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  
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雜異端篡吾心之德且鄉  
黨自好遂負高誼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  
攻詩文纂章句羣趨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嗒然  
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  
內顧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

酌古準今務曲當帥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竽決拾籌管森列眾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謳舞蹈唐宋後儒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則秦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卽稱篤儒致行者與先生疎密固大有間而至子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于學術皆稱此躋彼甚至拾瀋捉風漫淫虛浮而以亂聖道

嗚呼千餘年于茲矣先生生亦晚近居蓬幕孰傳之孰  
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  
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  
周秦衰而邇迤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  
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  
于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奄忽以去  
抑天地之氣如燭炮火燼已成灰滯後轉螢點紅豔炯  
然自照而竟燿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  
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邀  
福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旦夕而不予臨嗚呼



哀哉尙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矻矻備歷錯節盤根大  
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巖巖直排迷途岐路眞學  
述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鉞聯云手著四存繼絕學于三  
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千秋顏爾儼聯云關外尋親遠  
卜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嵩山南北識眞儒張文升上  
私諡日文孝先生 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兆  
塋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棧孝孫  
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 先生卒前遺  
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聚學習之所塋等共議懸扁  
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

習齋晨興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  
習先生學衡 乙酉四月鄆城知縣溫德裕刊先生存  
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鄆城 六月恭修先生年譜 丙  
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終



跋

閱胡晉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  
切已東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  
晚年上達所見益精貫其德彌上心彌款倍加淬勵造  
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已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真周  
孔之道之學也璋自甲申秋閱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  
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  
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  
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璋  
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璋

荀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即親受教于先生也況  
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諳諳以此道提誨就而正之  
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  
棘津後學張琬璋謹識

楊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  
詎易得哉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平居每歎大  
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冰  
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  
範竊有志焉但自願謏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  
也行滋懼矣丁亥菊月後學鄭知芳拜識